·论著·

论叶天士对仲景学说的继承与创新

王邦才

(宁波市中医院,宁波 315010)

摘要:通过对叶氏医案的研究分析可知,叶天士继承了张仲景的治学方法,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理法研究有极为高深的造诣,他一改各家注释《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方法,从临床实践出发,独辟蹊径地研究如何用《伤寒论》的理法方证指导临床辨治,如何变通化裁经方使之能有效地治疗当时的各类疾病,叶天士在经方变通应用与《伤寒论》理法创新应用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叶氏是经方化栽应用的大师,是经方今用的典范,并在应用经方实践中创新和建立了许多新的学说。

关键词:叶天士:仲景学说:继承:创新

Discussion on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YE Tian-shi on Zhongjing theory

WANG Bang-cai

(Ningbo Municipal Hospital of TCM, Ningbo 31501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YE Tian-shi's medical records, it is known that YE Tian-shi had inherited ZHANG Zhong-jing's methods of scholarly research. He was diligent in purchasing old adages and extensively adopting various formulas, especially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s study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and *Synopsis of Golden Chamber*. He had changed research methods of explanation of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by other doctors and invented a new way of studying about how to guide the clinical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ith the theories, therapies, prescriptions and syndromes in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starting from the clinical practice. He also studied about how to modify and vary the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and use them to treat all kinds of diseases effectively at that time. H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modifying and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So to speak, YE Tian-shi is a great master of formula modifying and application and a paragon of using ancient prescriptions. He also establishes many new theor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Key words: YE Tian-shi; Zhongjing theory; Inheritance; Innovation

叶天士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也被视为时方派代表,以至人们认为叶天士之学与仲景之学是不可融合的两大学派。程门雪先生在《未刻本叶氏医案》校读记中曾感叹说:"近人以叶派与长沙相距,以为学天士者,便非长沙,学长沙者,不可涉天士,真真奇怪之极。其实即以温热发明之故,貌似出长沙范围外……不知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底也"^[1]。笔者寝馈仲景、香岩之学,通过研究叶天士的医案,认为研究和分析叶氏对仲景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探讨"伤寒""温病"的关系,消除寒温对峙之偏见,正确运用仲景方,熟练掌握辨证论治之规范,了解经方与时方的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继承《伤寒论》, 创立温病学说

外感热病论始《黄帝内经》,张仲景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续《黄帝内经》之医绩,以"今夫热病者, 皆伤寒之类也"为依据,著《伤寒论》于世,广扩《素

问: 热论》汗、泄二法为三百九十七法, 一百一十三 方,创立六经辨证,开外感热病辨证论治之先河,垂 训后世,竞相研习而不潜。然细考张仲景之学,在外 感热病的论述方面,所言"伤寒"虽取《素问.热论》 中"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之广义"伤寒"。但 主要还是以"寒"立论,寓有"以寒统热"之意。叶 天士承先启后,大胆创新,认为外感热病有寒、热之 分,非张仲景"伤寒"所能统括,从而辨其源流,将 温病从伤寒中分离出来,可谓一扫从前锢习,别开 生面。王孟英云:"伤寒者,外感之总称也,惟其明 乎伤寒之理,始能达乎伤寒之变。变者何?温也,热 也,暑也,湿也,四者在《难经》皆谓之伤寒。后人 不解,遂将四时之感,一以麻黄桂枝等法施之..... 惟独叶氏悟超象外,善体病情,世之所谓伤寒,大率 皆为温病,一扫从前锢习.....然则善学仲圣者莫如 香岩矣"[2]。且叶氏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经过反复观

通讯作者:王邦才,浙江省宁波市丽园北路819号宁波市中医院,邮编:315010,电话:0574-87089019,E-mail:wbcnb@163.com

察,知温病症状错综复杂,变化万端,非伤寒六经所 能概括。因此,根据温病的病理特性,创立了卫气营 血的辨证纲领,把温病发生发展过程,划分为4个阶 段。并进一步认识到温病来势凶猛、传变迅速、逆传 心包等特点,不若伤寒由表入里,步步传入,故云: "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 变最速"。同时阐发了温病营血发斑、虚风内动、灼 津伤液等证候,大大补充了《伤寒论》之不足。所以 章次公指出:"推断病情之演变,把握体质之强弱, 举营、卫、气、血四字为纲领,其归纳证候之方法,凭 借客观的事实,固与仲景之划分六经,异曲同工者 也"。叶氏成功地创立了温热病的辨证论治体系,且 在突出卫气营血辨证的同时,并未舍弃伤寒六经辨 证,而是将二者融为一炉,提出了"辨营卫气血虽于 伤寒同"这一有见之论。所谓"同",要之,寒温虽属 异气,但均为六淫之邪,其由表入里的传变规律是一 致的。所以,我们说卫气营血的辨证可以羽翼六经。 反之,将六经的概念用于温病的辨证,同样可以起到 补偏救弊的作用。叶氏深韵于此,如温邪久羁气分, 既不外解,亦不内传,而留恋三焦,出现往来寒热、 胸胁胀满、口苦纳呆、溲短赤、苔腻等证,若照"到气 方可清气"(注:王孟英云:"所谓清气者,但以展气 化以轻清,如栀芩蒌苇等味是也")显然有悖辨证。 于是,叶氏借用"少阳"这一概念,提出"再论气病 有不传血分,而邪留三焦,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彼 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 寒温虽易,辨证相同,治法各异,纵横有别。再伤寒 邪传阳明,能形成俯实之变;温病热邪内蒸阳明,同 样可以出现大便秘结,腹满甚或狂言谵语等腑实证。 叶氏云: "再论三焦不得从外解,必致成里结。里结 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亦须用下法,不可以气血之 分,就不可下也"。"不可以气血之分"真可谓一语破 的,割削了六经与卫气营血的界限。此外,在其医案 中将六经用于温热病的辨治亦是屡见不鲜的。

叶氏在"剂之寒温,视疾之凉热"的理论指导下,提出了"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的观点,创立辛凉解表,其凉血解毒,清心开窍,育阴潜阳,凉肝熄风等治法,均为张仲景所未逮。叶氏还善于将张仲景法及方运用于温病的证治。如对下法的运用,张仲景《伤寒论》有缓有急,有早有迟,有夺实有存阴,法度严谨,详而有要。叶氏不但运用娴熟,尚能存同求异,析心辨识,认为温病下之宜早,就是邪热盛而未成燥屎内结者,也可用下法,其云:"乃上焦气热烁津,急用凉膈散,散其

无形之热"。而湿邪为病,忌用下法,张仲景已列为治禁,叶氏能突破成规,明智地认为湿邪化燥,里结肠胃,亦须用下法,惟在运用时以轻下为上,且见粪燥则止,移用小陷胸汤、泻心汤等苦泄之法,实寓轻下之意。于其辨证,叶氏在重视《伤寒论》的脉证可时,还非常重视舌苔的变化,单在《温热论》中论节法的舌苔就有六条之多,其云:"亦要验之于舌,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色,或中下支",谆谆告诫"未见此等舌,不宜用此等法"。补充了张仲景详于脉证而略于察舌的不足。又如温热之邪易耗津液,与伤寒易伤阳气有别,"热下、心无,必耗肾液",纵观叶案其养阴之法脱胎于张仲景,养胃津者源于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而有益胃汤之设;增肾液者则有加减复脉汤之订,灵活运用二方于临床,这是叶氏养阴之核心。

综上可见,叶氏温病之学是在继承《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无寒温对峙之见。概而言之,伤寒是温病的基础,温病是对伤寒学说的发展。

调治杂病,遥承仲景圣法而创新

叶氏不仅是温病学派之宗师。而且对内、妇、儿诸科均有深入研究,造诣极深。于杂病证治方面,创立了许多新的学说,如养胃阴学说,肝阳化风学说,理虚大法,络病学说,奇经论治学说等^[3],这些学说是如何提出来的?其学术渊源是什么?通过叶案的深入分析研究,不难发现叶天士的这些学说几乎都是在研究经方变通应用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可谓是遥承仲景圣法而独得精髓。

叶氏对脾胃证治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养 胃阴 "及" 通补阳明 "的养阴通补学说是继东垣《脾 胃论》后,对脾胃学说的又一发展。考其源流,则可以 说是在张仲景保胃气存津液的启迪下,颖悟而来。盖 胃为阳土,喜润而恶燥,"阳明阳土得阴始安",张仲 景设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以治肺胃津液不足,虚火 气逆之证,二方均用麦冬、人参、甘草、粳米以养胃 阴,冀阴液得复,胃气和降,上逆之证,自然平调。叶 氏本此而发明甘凉益胃方法,尝谓"阳明阳土,非甘 凉不复"。药以北沙参、麦冬、石斛、粳米、梨皮、扁 豆为基础,进退出入,曲成妙用。"通补阴阳"是叶氏 治胃虚之证的总则。这里的"通"非通腑泻实,辛开 苦降之谓,其云:"通者,非流气下夺之谓,作通阴、 通阳训则可"。胃气虚者移用大半夏汤而变通之,人 参益气生津,药味和平,既无白术之守,亦不同于黄 芪之升,为胃虚益气必用之品,配半夏之辛以开通阳 明,因叶氏立法之意异于张仲景,故调换主药,更以 茯苓之淡渗易白蜜之缓润,虽只一味之异,使治"胃反呕吐"之方成"通补胃气"之剂。其云:"胃虚益气而用人参,非半夏之辛,茯苓之淡,非通剂矣"。若胃阳虚者,则加附子粳米汤通补胃阳;胃中阴阳齐损者,则以小建中汤建中补虚,通阴温阳;若胃虚络阻者,更以旋复花汤加减理虚通络,使"通补阳明"之法趋于完善。故之,叶氏的"养阴通补"学说,弥补了东垣"详于脾,略于胃"的不足。

对中风病病机,叶天士提出本病并非外风,而是 由于肝肾阴伤,肝阳亢逆,内风旋动所致,从而建立 了"阳亢化风"的内风学说,扬弃了中风病病机的各 种旧说[4]。叶氏这一学说的创立,其实是从张仲景炙 甘草汤的组方原理中领悟而来,根据炙甘草汤重用 生地黄、麦冬、麻仁、阿胶的组方特点,认为此方重 在滋阴,遂去除人参、桂枝、生姜、清酒,仿黄连阿胶 汤法加白芍组成咸寒滋阴基本方,从而创立了"咸寒 滋阴法"的治法理论以及肝肾真阴损伤的病机理论。 再仿鳖甲煎丸法在咸寒滋阴基本方中酌加牡蛎、鳖 甲、龟甲,制订出二甲、三甲复脉汤法,创立了"咸寒 滋阴熄风法",用于治疗肝肾真阴大伤、水不涵木、 虚风内动、阳亢动风的病证。这一治法的创立,不仅 为温病邪热深入下焦,耗伤肝肾真阴,甚至引动肝 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法,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悟出 杂病中风的病机为"阳亢化风"的内风学说,并确立 " 咸寒滋阴熄风法 "是治疗中风、肝风、痉厥等病的 基本治法。其对其他杂病的证治亦多如此,限于篇幅 不一一论述。

运用经方,精到纯属,古方今用

叶氏方药,自成一派,影响深远,研究者历来不绝。然叶氏用药法度,长期来被人误解为轻轻平淡,与经方大相径庭。究系如何?深研叶氏医案不难发现,其遣方用药,大多简洁精纯,结构严谨,变化灵活,大有经方法度,且其对经方运用精到纯熟,不但熟谙仲景原文理法,且辨方证,拓方用,创新说,应今病,实为后世研究与运用经方之楷模¹⁵。程门雪曾评叶案云:"选药味致精湛,一味之换,深意存焉。六味之中,涵泳不尽,每合古昔名方数种为一炉治。加减变幻之美,从来所无。清真灵活,如思翁书法,渔洋绝句,令人意远……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不偏不倚,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案中所载,历历可证"^[1]。诚为肯綮之言。

叶氏运用张仲景之方,不但数量多,而且应用面广。据《临证指南医案》及《未刻本叶氏医案》初步统计,叶氏涉及张仲景方达八十余首,近四百余案。而

且善于巧悟,从原方中推其组方之理,功效之的,从 而扩大原方用途,一方多用,异病同治。如经方之祖 的桂枝汤,张仲景用于太阳中风,叶氏深韵其调和营 卫、温通之特性,不但用治虚人外感,亦治阳伤饮结 之咳嗽,阴阳营卫并损,累及阳维之寒热,治疟、泻、 喘、痞及胃脘痛、腹痛、胁痛、身痛、时常发疹等。张 仲景的五泻心汤开辛开苦降之先河,叶天士继承张 仲景经验,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强调"辛以开之, 苦以降之","辛以通阳,苦以清降","苦降能驱热 除湿,辛通能开气宣浊",不墨守"寒热互结""上热 下寒"之说,精当地阐发了辛开苦降法的配伍机制, 拓宽了其临床使用范围。叶氏并将此法进一步细化 为轻苦微辛法、苦辛泄肝法、苦辛开结法、苦辛平胃 法、苦辛泻浊法、苦辛泻热法、苦辛平冲法等,化栽 出多个治疗脾胃及湿热诸疾的泻心汤类方,广泛用 于湿热所致的痞、呕、关格、反胃、脾瘅、痢疾、疟 疾、肢厥、胃痛等证。为结合病机常去守补之甘草、 大枣,而加宣通之枳实。

叶氏运用经方,绝不机械搬抄,而是充分发挥辨 证论治的特长,加减出入变化运用。例案:通下,下 通, 脘中仍结, 上下格拒者, 乃上热下寒。 古人用麻沸 汤煮凉药以解上,浓汁温补以治下,使阳气不脱,郁热 自罢。今仿之。黄芩,小川连,枳实(左三味,入滚水 中煮五十沸,即滤),人参,淡附子,干姜(上三味,煎 浓汁一杯,和入前药服)。案由误下,渐成上下格拒, 寒热错杂之局。推敲叶氏制方之义,乃从张仲景附子 泻心汤及半夏泻心汤二方中衍化而来。人参、附子同 用,回阳补虚;干姜、枳实同用,辛通开结;黄芩、黄 连同用,清热燥湿。合之,共成补虚消结、辛开苦降、 清上实下之剂。方证对的,力挽危重。甘麦大枣汤为 张仲景治妇女脏躁症而设, 乃平淡之剂, 常为世人所 轻。叶氏取其甘缓之性,补养心脾之功,加减用之, 常能克敌制胜。案牍劳形,心脾两虚者,加柏子仁、 白芍养心脾之营,伏神宁心益智;心中营阴亏损,烦 热,笑不休者,加柏子仁、茯神、辰砂以养心阴,镇心 神;阳越汗出者,加牡蛎、人参镇浮阳以理其虚;心 虚惊恐畏惧者,加龙骨、酸枣核以镇摄心神;阴阳两 伤,神迷微笑,厥逆者,加人参、龙骨、白芍以益气养 阴宁智;肝阴亏虚者,加阿胶、白芍、北沙参以柔肝缓 急;崩漏或产后营血亏虚者,加阿胶、当归、白芍、生 地黄以养阴血。无怪乎程门雪云:"叶氏运用甘麦大 枣汤最得法,屡获大证"。运用经方,叶氏认为应有 变化,绝不是像徐灵胎所说那样"伤寒论诸方,字字 金科玉律,不可增减一字"。其余各方增减之美,有 案可稽,不复一一详述。与此同时,叶氏还善于触类旁通,由此及彼,创立新方。

通过叶氏医案的研究分析可知,叶天士继承了张仲景的治学方法,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理法研究有极为高深的造诣,他一改各家注释《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方法,从临床实践出发,独辟蹊径地研究如何用《伤寒论》的理法方证指导临床辨治,如何变通化裁经方使之能有效地治疗当时的各类疾病,并在应用经方实践中创新和

发挥了许多新的学说。

参考文献

- [1] 叶天士.未刻本叶氏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2
- [2] 施仁潮.温病贯珠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4
- [3]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7
- [4] 赵永辰. "中风"病名探源及病机沿革.中华中医药杂志, 2008,23(4):291
- [5] 张文选.叶天士用经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5

(收稿日期: 2013年5月12日)

·论著·

基于血清药理学理论从含证血清探讨 中医证的形成机制

梁文娜,李西海,李灿东,康洁,丁珊珊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州 350122)

摘要:基于血清药理学的理论,试图从含证血清探讨中医证的形成机制。以国内外所发表的文献为研究基础,以中医理论为基石,以四诊规范为前提,以辨证思维为核心,以人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归纳和综述中医证和血清药理学方法的研究动态。在血清药理学理论的启示下,提出含证血清的概念,使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医学有一个可行的切合点,有利于应用现代生命科学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揭示中医证的实质,为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新的技术平台。

关键词:血清药理学;证;含证血清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81202645, No.81173203),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2011 J05076)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CM syndrome from the serum containing syndrom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rum pharmacology

LIANG Wen-na, LI Xi-hai, LI Can-dong, KANG Jie, DING Shan-shan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China)

Abstract: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CM syndrome from the serum containing syndrom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rum pharmacology. With the thought of TCM differentiation as the core and human as object of study, the TCM syndrome and the research trends of serum pharmac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generalized and reviewed that based on medical literature at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 theory of TCM and the four methods of diagnosis. The concept of containing syndrome serum was put forward tha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rum pharmacology. As a feasible fit point combination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CM, the containing syndrome serum contributed to reveal the essence of TCM syndrome and provided a new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CM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theory of modern scienc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serum pharmacology; TCM syndrome; Serum containing syndrome

Fund assistanc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81202645, No.81173203),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Fujian Province (No.2011J05076)

通讯作者:李灿东,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华佗路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证研究基地,邮编:350122

电话(传真):0591-22861986, E-mail:fjzylcd@126.com